

《我们》书系

我们

TOMO 著

等到北京过年，我们就在恋爱吧。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READ PUBLISHED HOUSE IN CHINA
Publishing House



I247.5/1376

2007

我的雪人

TOMO 著



WO DE XUEREN



接力出版社
Jeff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雪人 / Tomo 著. —南宁：接力出版社，2007. 4
ISBN 978-7-80732-833-9

I. 我… II. T… III. 青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2251 号

责任编辑：朱娟娟 钱俊

媒介主理：刘宏斌 美术编辑：郭树坤

责任校对：刘会乔 责任监印：梁任岭

出版人：黄俭

出版发行：接力出版社

社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530022

电话：0771-5863339（发行部） 5866644（总编室）

传真：0771-5863291（发行部） 5850435（办公室）

网址：<http://www.jielibeijing.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5 字数：250 千字

版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 001—100 000 册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010-65545440 0771-5863291

“萌芽书系”总序

赵长天

《萌芽》杂志创刊四十八年了，培养青年作家始终是这本杂志的宗旨之一。二十年前，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外延形象》就是作为“萌芽丛书”之一种，由萌芽编辑部编辑、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那是在哈华同志当主编的时候。后来曹阳继任主编，依然曹随萧规，继续编辑“萌芽丛书”。出书，是青年作者继发表单篇作品之后在创作上的又一个新台阶，对青年作者的成长至关重要。但是后来，由于社会的发展，出版业进一步市场化，编辑出版“萌芽丛书”也就被迫中断了。

近年来，《萌芽》杂志终于走出低谷，重新恢复了在大中学生中的权威地位，成为一个知名的文学品牌。新作者只要在《萌芽》连续发表作品，或者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就会立刻崭露头角，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也会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为了让一些确有才华的年轻人更集中、更全面地展示他们的文学成果，也让年轻的读者们读到更好的、他们喜欢的书，我们决定恢复过去的传统，为年轻作者编辑出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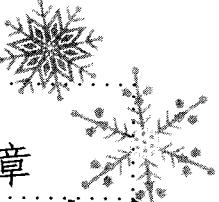
前两年我们已经陆续编辑出版了十几本书。从今年开始，我们加大了书籍编辑的力量，并将除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之外的书籍一并纳入“萌芽书系”。“萌芽书系”将大体包括三种类型的图书：一是优秀作品的合集，包括《萌芽》精选本；二是作者个人作品集；三是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好中选优，兼容并蓄，鼓励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我们会精心做好选题和编辑工作，并选择优秀出版社作为合作伙伴。我们会珍惜自己的品牌。希望青年朋友们喜欢“萌芽书系”，也欢迎你们提出宝贵意见。

目录

第一章 达摩的爱情	6
第二章 你往哪里走	22
第三章 吃了我的吐出来	38
第四章 人生啊，坦然面对吧	56
第五章 大家好，我叫阿凡提	74
第六章 等到北京初雪，我们就恋爱吧	88
第七章 自己随口说出的一个心愿，他却在努力地实现着	108
第八章 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就是爱上一个人	124

第九章	那个家伙一定有一个惊天大秘密	142
第十章	你知道宋允真吗？在中国，是跟周杰伦一样有名的大明星呢	158
第十一章	你会七十二变吗？给我变成猴子看一下	176
第十二章	雪是冷的，人的心是热的	194
第十三章	小孩子最幸福的地方是没有喜欢的人	208
第十四章	李竹道……我不会原谅他的	226
第十五章	竹道，你还记得对初雪的约定吗？我的一半已经完成了，你呢？	244
第十六章	你知道世界上生命最短暂的是什么吗？	260

等到北京初雪，我们就恋爱吧。



第一章

达摩的爱情

1

你总是不断地遇到一个人，在校园里，在马路边，在上班的公交车上，在回家的电梯里。

你问自己，这是否就是所说的缘分。

你把每次相遇的时间、地点都牢记在心，这些数据会让他下一次准时出现在你眼前。

真的是巧合吗？你在揣测，是否，他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2

红灯。你们都在人行横道前停住了。从驶过的汽车间隙中，你看到了站在对面人群中的他。

你在心里偷偷地笑了，也许，他真的也在用心地制造相遇。就像你一样。

绿灯。你和身边的人一齐往前走。

你努力掩饰内心的紧张，装得若无其事，好像根本没有看见他，也从不曾看见过他。你塞着耳机，面无表情地往前走。

其实，你用眼角余光小心地关注他的一举一动，试图找到动作表情中的不自然以拆穿他的伪装。

你期待着他突然脱离人群，拦在你面前，低着头局促不安地说，好奇怪……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总是遇到……那么……现在可以正式认识你吗？

你会假装惊讶地说是吗，然后矜持地犹豫一下才接过他的手机，按下你的号码。

3

但现实的情形是，你们又一次擦肩而过了。

他没有对你开口，就像你没有对他开口一样。

你有点心灰意冷，快步走着并嘲笑自己的一厢情愿：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我。

你不知道，在你身后，他转身失落地看着你匆匆的背影：她根本没有注意到我。

他在想，如果刚才你能给他一个微笑，哪怕仅仅是看他一眼，他就可以说服自己，相信长久以来并非自作多情，鼓起勇气向你开口。

4

如果说两人不断地相遇是一种特别的缘分，那么同一天不断地相遇，应该算是上天的恩赐了。那天晚上，李竹道竟然三次看到了那个奇怪的女孩子。

5

持续了几个月的电影女主角选秀，到了年底终于进行到了最后阶段，副导演郑泽从数千个报名者中挑出一百多名由导演李竹道亲自面试。

面试的第一场到了晚上才结束，竹道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能让他满意的演员，那些人要么拿腔拿调地像演话剧，要么就是过于紧张肢体僵硬。

面试结束，竹道和剧组的几个主创一起吃饭，给他们简单介绍了拍摄计划。

女主角的事情让竹道心情不佳，多喝了几杯，从饭店出来已经醉醺醺了。

郑泽急急忙忙开着车追出来：“导演，我送你回去吧。”

竹道晃晃悠悠地走着，使劲睁着眼睛看天空，对郑泽视而不见。

郑泽不敢再多问，但又担心竹道的安全，只得开着车跟在后面。

竹道低下头才发现车灯还照在自己身上，不耐烦地扭回头瞪着郑泽。

郑泽哪里敢惹竹道，赶紧调头自己走了。

6

还有几个小时这一年就要结束了。

今晚行人比平常多出好几倍，大多是年轻情侣，和心爱的人相拥着，分享这一年最后的时光，等待午夜的烟火。

竹道在路边等出租车，看着身边的恋人们出了会儿神，转头看身边一列小吃摊。

北京的小吃摊大多不合法，晚上才敢出来活动，人们在夜色的掩护下也才敢张开血盆大口吃个尽兴而归。

小摊生意着实不错，人们把四轮小车围得水泄不通。在茫茫吃客中，竹道发现吃得比较翘楚的是个戴棒球帽的女孩。

一般女孩子戴帽子都是把头发梳成马尾绑在后面，而她是披肩发，戴着帽子头发盖住耳朵看起来像当年的侵华日军。更奇怪的是，寒冬中她穿了双帆布鞋，就是那种竹道小时候常穿，近几年又突然流行起来的帆布鞋。

她踮着脚尖，身体前倾，右手拿着一串豆腐皮伸在嘴前，左手按住衣服。这一套动作都是为防止油汁滴到衣服上。

竹道索性完全转过身，用力眨眨眼睛，聚精会神看她的吃相。

他看了半天，又歪着头想了一会儿，终于想出一个词来修饰：专业。

她吃得很专业。

女孩可能意识到被人偷窥，暂停一切动作，嘴里的豆腐皮已经被牙齿咬住但还没有完全从细长的木棍上弄下来，抬头看竹道。

竹道见被发现，心虚之下抬腿就走。

平常满大街都是空车跑，可今天晚上好像所有的出租车都拉上了活儿。有时好不容易碰到一个空车，可不知为何怎么招手也不停。等了十几分钟也没拦到车，竹道只好走进不远处的地铁站。

几天后竹道再次打车时才听的哥描述这天的打车盛况——

平常丫是大爷，我是孙子。那位的哥愤愤地说，丫还嫌坐我一块二的车掉价儿。我一块二怎么啦，我便宜呀我。小丫的平常都坐一块六装大款，可那天我是大爷，我不拉丫的。我开个空车满北京跑，怎么了，拽什么拽，大爷就是不拉你。路边打车的一筐一筐跟排公交似的，我就开空车继续跑，急死你！

7

路上车不好打，地铁里也是挤得满满的。

在地铁列车开动前，竹道在众多人头的缝隙中看到刚才吃法专业的帽子女孩子挤了进来。

他有点尴尬，掏出手机低头假装发短信。

列车开动，车内广播报站时，竹道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坐反了方向，等车一停便急急下了车。

但要命的是，下车后竹道仔细对照了地铁图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坐错车。估计是酒精让他对局面判断失误。

8

竹道搭下一次列车到换乘站时售票窗已经关上了一半，但年轻的女售票员见竹道长相英俊便色心大动，一改平日以不变应万变的职业表情，竟抿着嘴笑着重新打开抽屉撕下张票递给竹道。

竹道愣了一下接过票，转身离开时却听到女售票员以不变应万变地对后面的乘客说，工作结束了停止售票。

站台上，大家在手拿小红旗的指挥员干预下，煞有介事地排着队。但刚见地铁过来，便纷纷暗自一声呐喊冲破界线使足力气往前挤。

竹道人高马大，本来吃不了什么亏，但今天喝得有点大，踉跄着被

挤进了车厢。他为了让两边人过路把双手放在拉环上，但后来人越挤越多，等车开动时他想把手放下来都不行了。

第二站是个大站，快进站时下车的人就都换到了门口，透过车窗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人头。大家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恶战，推举几个大汉站在最前面，看那蓄势待发的阵势就差把酒碗摔地上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车门刚一开，还没等里面的人往外挤，外面的人就率先发力闷头往里挤。

好在几个大汉不辱使命，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终于在人流中间杀出一条血路。身后的妇女儿童紧随其后冲了出去。

所谓大乱才能大治，这样的局面终于稳定下来，想出去的中间走，想进来的靠边走。

等下车的都出去了，对方阵营却突然杀出一员猛将，双手交叉在胸前，闭着眼低着头使劲往里挤。

大家都鄙夷地看着她，心想，现在你倒是玩命挤，刚才两军相遇勇者胜的时候你干吗去了？

竹道发现这个帽子女孩除了吃法专业外，挤起来也是毫不含糊。

竹道揉揉醉眼，瞪大眼睛看着她低着头奋力挤到自己近前。

她感觉挤得差不多了，整整被挤歪的帽子，满怀成就感地抬起头睁开眼。

竹道慌忙看别处。

她也慌了，可门已经关上，想出去是不可能了，只好硬着头皮站在那儿。

车厢中间既没有什么可靠的地方也拉不到拉环，列车刚一开动时她一下站立不稳倒在竹道怀里。

竹道足足比她高一个脑袋，他下意识伸手扶住她，看起来像搂着一只小猫。

她慌忙推开竹道，可是车厢空间实在拥挤，她往后一退正好踩在别

人的脚上。

“哎哟喂！干吗呢？”那位大妈突然高声叫道。

她吓得连连给她鞠躬，好像连语调都有点变了：“对不起，对……不起！”

“你们小情侣吵架能不能上外面吵去！”她气呼呼地抬头看竹道，不依不饶地说，“我招谁惹谁了！你倒好，一把把她推开了，可她全踩我脚上了，她整个身子加上你那一把劲儿，我这老胳膊老腿儿受得了吗？再说了，你个大男人家跟女人动什么粗？我跟你说，我最烦你这号人，你个大男人有本事凭本事欺负女人算什么……”

竹道大眼瞪小眼，看着口若悬河的大妈不知说什么好，无辜地干张了两下嘴。

这时列车停了，帽子女孩果断地退出现场，挤出了车厢。

虽然还有好几站，但竹道实在受不了这大妈，本想也跟着出去，可大妈不依不饶，死死拉住他：“嘿嘿嘿，你上哪儿去？你踩了我你这算什么态度啊你？今天咱得把这话说明白了，我告诉你，你要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今儿哪都别想去了……”

在车门关上的一刹那，竹道看着她远去的背影，心头竟然有丝绝望。

9

竹道一直坐到目的地才强行摆脱了大妈，总算活着走出了地铁站。但他越想这事越觉得懊恼。

北京的冬天很冷，他被冷风吹着，醉意却没有丝毫消退。

他恍惚看见前方有个女孩看起来很像刚才的帽子女孩。

竹道愣了一下，他还没醉到神志不清的地步，只当是自己眼花认错了，她是早就出了地铁的。

走进地下通道，竹道借着墙壁的灯光仔细辨认，确实是她。披肩发戴帽子，帆布鞋。

竹道窝着火快步追了上去。

越来越近了，她突然也加快了脚步。竹道只得向前跑两步，才伸手拍到了她的肩膀。

竹道看着她转过脸来，又眼睁睁地看着她的脸色瞬间变为惨白，像要变身超级塞亚人一样把双手高高举起，尖叫时再用力握在胸前。

她叫得惊慌失色惊涛骇浪惊天动地惊世骇俗。

她叫完把手袋往竹道手里一塞，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叽里咕噜大叫。竹道只听懂几个词：哦妈，抢劫，跟踪，杀人。

10

竹道不敢妄动，手还保持刚才的姿势举在半空。

他知道，她的手袋正挂在他的左手。

竹道看着她的背影百般惆怅。在地下通道几台摄像机探头的注视下，他更急于知道监控器前的警察叔叔们看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

他现在还记得报纸上说，警方通过监控器两三分钟就能赶到案发现场严厉打击犯罪分子。

地下通道又陆续下来一些行人，都好奇地看着竹道。一些人干脆在他面前停下，专心看着他。

“小伙子，你这是干吗呢？”一位中年女性善意地问。

竹道压压火，扭头不看她。

“妈妈你真老土！”她手中牵着的小男孩大声指责她，一字一顿地说，“人家这是，行——为——艺——术！”

母亲这才恍然大悟，抻着脖子长长地哦了一声：“敢情是个艺术家。”

周围人一经小男孩点拨，都不敢怠慢，纷纷改变姿态，抱起双臂，像在艺术馆看油画展览一样咂着嘴品头论足。

竹道见状死的心都有了，一闭眼一狠心，分开人群低着头一言不发往外走，就像明星脱离狗仔队包围似的。

围观群众见艺术家要走了，赶忙抓紧最后机会向别人证明自己是能欣赏艺术的，指指点点说：“嗯，不错，不错。”

竹道走到地面又盘算一下，自己就这样跑掉的话估计会按畏罪潜逃论处，说不定明天自己就被网上通缉了。无奈之下又拎着包晃晃悠悠回到地下通道。

他琢磨着，等警察来了好歹也能按投案自首处理。

可警察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竹道脑子昏昏沉沉的，坐在地上靠着墙壁睡着了。

11

他被叫醒的时候看到面前站着两个长相极具西域风格的男人，其中一个拎着长条旅行袋。

竹道使劲睁开眼看着他俩。

他俩冲他友善地笑笑。

“我们打个劫。”一个大胡子笑着说。

竹道睡得有点晕头转向，好不容易扶着墙站起来，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有监视器呢。”

两条汉子憨厚地笑笑互相看看。

“没事，”另一个大鼻子有些感动地说，“你看，还为我们着想，你倒挺热心的。”说完朝他手上的包努努嘴。

竹道一愣。

见他没反应，大胡子从长条旅行袋中抽出一根大木棍，双手高高地举到半空：“给不给？”

竹道瞪大眼睛吃惊地看他的木棍。

它比一般电影里使的镔铁狼牙棒都粗十好几圈。这让竹道产生一种错觉——头上是个实心桶。

竹道想起小时候听评书里讲过，某武将的锤子比谁的都大，但里面是空心的，纯属忽悠人。他由此断定大胡子也是个纸老虎，弄这么粗的